

# 狄金森的圣事意象与信仰追求

洪流

(安徽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 艾米莉·狄金森一直试图建立起自己心目中的上帝,追求没有基督的神性。她借助基督教教义中的圣事语词,讥讽毫无意义的教堂圣事,进而走出教堂在自然和自我中寻找神性,并最终在自己的诗歌中创造了不朽的圣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狄金森诗歌中的圣事意象表明了诗人对传统宗教的反叛精神和对宗教信仰的独特追求。

**关键词** 狄金森 圣事意象 信仰追求

中图分类号 I561.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04)04-0060-04

## Emily Dickinson's Sacramental Imagery and Faith Pursuit

HONG Liu

(School of Art and Law,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Though excluded from church all her life, Emily Dickinson has always attempted to establish her own God and to pursue the divine without Jesus Christ. By citing the sacramental words in Christian doctrines, Dickinson satirizes the meaningless sacraments in the churches and radically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sacraments by going out of the churches to seek the divine in nature and the poet's self, and finally ascertains her unique religious faith in the immortal sacraments created in her own poems. Therefore, the sacramental images in Dickinson's reveal her rebellious spirit against the religious tradition and her unique pursuit of religious faith.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sacramental imagery faith pursuit

狄金森的诗歌创作深受诗人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宗教氛围的影响。狄金森的诗作中有许多就是直接或间接与宗教有关,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她就是一个“宗教诗人”。<sup>[1] (P6)</sup>在对狄金森宗教情结的研究中,有人借死亡与上帝受难的比喻探讨狄金森的隐退而希冀死后成名。<sup>[2]</sup>也有人从狄金森的一生中宗教态度的变化考察其神学观的形成。<sup>[3]</sup>然而,对于狄金森诗歌中承载着诗人的宗教态度和信仰追求的重要意象——基督教的“圣事”<sup>①</sup>——却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文学象征角度看,狄金森的圣事意象的复义性使其诗作更具神秘色彩,更充满张力,更富于诗意。从宗教文化看,狄金森的圣事意象是对传统宗教中圣事的颠覆,不仅流露了诗人对上帝既信又疑的矛盾心态,更表明诗人对宗教传统的独特的理解和对信仰的独特追求。

狄金森出生在新英格兰的阿默斯特镇。在新英格兰,虽然盛极一时的加尔文主义在18世纪初已成强弩之末,但阿默斯特这样保守的小镇在19世纪中叶仍然经历了数次宗教复兴运动,加尔文主义仍居统治地位。狄金森一家信奉基督教加尔文主义,但狄金森从小就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愿盲目接受基督教义,更不愿屈从上帝的意愿而放弃自己信仰上的独立,因此在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了对宗教思想束缚的叛逆精神。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阿拜亚,对于你信中常常关心并提醒我考虑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改信基督教——译者注),我不是没有考虑。但我觉得我和上帝还没有停火。你心

中所充满的那种美好激情我仍然很陌生。我十分相信上帝和他的承诺,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不想为了基督而放弃一切,即便让我去死。<sup>② (P37)</sup>

因此,她勇敢地与上帝进行抗争:“基督在召唤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所有我的同伴都响应了,甚至连亲爱的维妮也相信她自己爱他、敬他。只有我单枪匹马地站在这里坚持反抗。”<sup>[4] (P17)</sup>自50年代之后,她索性连教堂都不去了:“有人在安息日去教堂——/我却留在家里面——/食米鸟来领唱诗班——/果园权当圣堂一座——”<sup>②</sup>

从狄金森的一生看,她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她既无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无法像唯物主义者那样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上帝在她的笔下以多种面目出现,时而是“盗贼!银行家——父亲!”为诗人憎恨和热爱,时而又“是个爱吃醋的神”被诗人调侃。《圣经》于她是“他饮食的珍贵的文字——/精神因此健壮英武——”,同时又是“……一卷古书/由褪了色的人们写成——/依照的是圣鬼的建议——。”

正是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中,狄金森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宗教的独特的理解,进而挑战传统,并试图确立一种对上帝的态度,构想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上帝,一个没有基督教的上帝,一个从自身的认识来感知的上帝,追求自我的神性。从文学创作看,正是这一矛盾的心态使得狄金森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的“原料”创作出不朽的诗篇。狄金森虽不是基督教徒,但熟知基督教加尔文

教义,所以常常借用许多宗教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对基督教的“圣事”的颠覆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基督教加尔文教义中,圣事被看成是上帝与选民签订的象征性的合约。在加尔文教徒看来,洗礼用的圣水圣洁纯净,能够净化人的灵魂,但洗礼本身并不能消除人的罪恶和堕落。它只是对教民子女的一种象征性的承诺,为教民未来的信仰、悔罪和享受神恩提供了一种希望。加尔文教义中的圣餐则表示上帝的救赎,与上帝的亲和,神恩的广布,神许的怜悯并最终享受永生。它“强调的是教徒从面饼和葡萄酒为物质外象的灵魂之食物中汲取的精神营养。”所以,对选民来说,圣事是上帝拯救选民的承诺,作为“神恩合约的神圣标志和印章,由耶稣代表上帝直接签订,使选民愈加关注上帝并为耶稣所代表的上帝服务。”<sup>[5 I P81]</sup>两次圣事——洗礼和领圣餐礼——象征着上帝对选民的承诺、教民资格的获取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由于狄金森从未改信基督教,她也就被排除在“上帝的晚宴”(Lord's Dinner)之外,虽然很明显她曾多次目击这种仪式。这种排除对解读狄金森的圣事意象非常重要。在她的诗歌中,圣事已超越了被排除者的所遭受的限制和诗人所体验的装腔作势的基督教教义,从而具有新的意义。当她发现教堂的圣事如此空虚,与自己的体验相去甚远时,她就干脆在诗歌中抛弃了所有的限制,对“神圣”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重新界定。在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圣与世俗不是界线分明、彼此隔绝的,世俗的无疑也是神圣的。狄金森有意使用圣事语词呼唤出那个精神王国,但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基督教教堂,而是来自于一个对神性、选民资格和精神融合的来源不断审视的声音。

与宗教的对抗造就了狄金森的生活和诗歌,也形成了她那种完全可以称为“异教信仰”的宗教意识。这种意识与教堂和教义鲜有联系,但与自然和人的内在体验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狄金森试图在教堂外而不是在教堂内,通过自己的方式,作为独立的灵魂而非一个享受神恩的狂喜的信徒,去与上帝建立联系。因此,诗人的宗教认识和诗歌创作极具颠覆性,削弱了传统的宗教权威,修正了所谓有意义的神性(meaningful spirituality)的传统观念。

狄金森对宗教所作出的反抗并不是说她独立于宗教之外,不受其影响。事实上,当所有其它的基督教的教义教规被她的理智拒绝后,上帝仍是她渴望面对的。“杀了我,灵魂会飞起来/向着天国讴歌——/依旧属于你。”(江枫译)上帝是她孤独世界中的陪伴者,是她希望所倚的巨石:“我希望天上的那位父亲/愿意提携他这/古板、淘气的小姑娘——/越过那珍珠镂成的门框。”(江枫译)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狄金森虽然被教堂所抛弃,但她确实认识到精神体验和与上帝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渴望得到上帝仍在关怀芸芸众生的确切信息,渴望得到上帝的肯定和保证——要成为上帝的“选民”。<sup>[7 I P364]</sup>

但是,鉴于上述原因,狄金森并不能轻易地与上帝建立起起合约,享受上帝的恩典。由于诗人无法接受基

督教的教规教义而被排除在教堂之外,因此教堂中一切圣事于她没有实在的意义。相反,象圣水、圣酒和面饼这些圣事语词,如果给其他的基督教徒带来了希望,对狄金森则意味着痛苦、悲伤和背叛。而当她提起教堂的圣事时,全然是无情辛辣的摒弃。

我的价值为我所疑虑  
他的美德——为我所恐惧  
两者相比,我的品德  
看起来——的确微不足道

唯恐自己不足以胜任  
他高贵的需要——  
这莫大的恐惧积压在  
我思绪纷乱的心头——

的确——那神性原本  
就会走向堕落——  
因为他不可能维系于  
比他本身更高贵的东西——

所以,我——他选中的人  
不敬的住所——  
在我的心灵——且作为教堂,  
举行自己的圣事。<sup>②(P751)</sup>

无法在她所接触的教堂里寻找到精神安慰和真正的参与,狄金森便走出了教堂,按照自己的主张,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上帝的恩典。在自然中,诗人体验到了神性。“自然滋养了她。自然是她的母亲。她用不着走出维尼的花园就能找到她(的母亲)。她不用‘褪色的人’来告诉她,她在此体验到的祝福是美好的。”<sup>[8 I P115]</sup>

这些是指向自然酒家的路标——  
她慷慨邀请  
一切饿汉,尝她  
神秘的芳醇——

这些是自然之家的礼仪——  
对乞丐,对蜜蜂  
敞开胸怀  
同样殷勤。  
为了证明她真挚  
永不凋谢的欢迎  
东方,长有紫红  
北方,总有那颗星——<sup>②(P1017)</sup>

狄金森在自然中所找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教堂内的那种她无法参与的、毫无意义的圣餐。自然中的圣餐是包容的,非教义的,它“慷慨”、“真挚”,对“一切饿汉,……对乞丐,对蜜蜂敞开胸怀,同样殷勤。”它毫无偏见,以平等的态度欢迎自然中所有的生灵尽情享受“圣餐”带来的祝福,让所有的人同等地体验和接触神性。

但诗人对自然的关注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狄金

森在1963年写给希金森的信中说过：“‘超自然’只不过是揭示出的自然。”<sup>[1] P112</sup>这一观点显然受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自然是上帝晓示人类他的意图的象征符号，研究这些符号的各种形式，就可以揭示出神灵，即便不能提供直接接触的方法。这是狄金森认识自然的基础。同时，诗人还认为，只要参与了自然的“仪式”，人就可以从中读到自己的命运。她的诗歌中所描写的自然中季节的循环（生—死—再生）的主题便是这一认识的体现。在下面这首诗中，诗人利用传统的圣餐仪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自然中的圣餐能给她永生的保证。

这是鸟儿回归的日子——  
为数寥寥——一只两只——  
依依回顾。

这是天空恢复的日子  
回到昔日——昔日六月的诡辩——  
一种蔚蓝金黄的错误。

哦，骗不了蜜蜂的骗局——  
几乎你所有的花言巧语  
都在引诱着我的信觉。

直到种子列队作证——  
在别样的空气里轻轻穿行  
催促一片羞怯的树叶。

哦，夏日的盛典。  
哦，烟霭中最后的圣餐——  
允许一个孩子消受。

你那要打的神圣的旗号——  
你那要吃的献祭的面饼  
还有你那要饮的永生的美酒<sup>[2] P130</sup>

狄金森说过：“这些异常宁静的印第安夏日总是让我想起无人能侵扰的最沉静东西……我认为我们都会想到永生。”<sup>[3] P68</sup>在诗人看来，一年中没有哪个季节象夏季如此让人充满想像，或与永生如此密切相联。

在诗歌的前三节，诗人意识到了自然的欺骗性。表面的美景——回归的几只小鸟和金色的太阳映照的蔚蓝的天空——是夏季设下的“骗局”。虽然蜜蜂看穿了这一骗局，但诗人却被夏日的花言巧语所蒙骗。

在后三节中，诗人却有意把这一假象当作自然规律而欣然接受下来。很明显，这幻象般的印第安夏日不会只是纪念夏日的仪式，或是夏日温暖和色彩的短暂的重现。轻轻穿行在“别样的空气”<sup>[3]</sup>中的种子和纷纷的落叶见证了季节的变化和被夏季掩盖的荒凉，但又带来了雪莱的西风在大洋彼岸吹出的希望：“让他们（——飞翔的种子）深埋在冰凉的土壤里，像一具具尸体躺在墓穴。待到/蔚蓝的春妹妹来临，把号角吹起/”。<sup>[4]</sup>飞舞的种子是冬天来临前最后的积存。它们不会死去，而是被埋在大地里，以待在来年春天时复活。

诗人在最后两节中提出的圣餐意象则肯定了这一幻象的宗教意义。作为内在的精神现实的外在表征，圣餐面饼就是自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深刻象征。温暖的夏日暗示着包含着变化和死亡的季节更迭。表面上的骗局实际上体现了一条根本的宗教法则——由死亡到再生。因此，这里的宗教意象肯定了印第安夏日既是残年的最后的仪式，又是为再生乃至永生所做的准备。因此，诗人虔诚地、以一个孩子的身份请求参与夏日圣餐仪式，并通过分享“永生的美酒”而得到再生的承诺。

狄金森不能接受教堂内的圣餐，她也同样拒绝了教堂举行的洗礼。在下面这首诗中，狄金森直接影射了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教堂洗礼，却竭力颂扬了自己更富有意义的洗礼：

我被割除——我不再是他们的——  
在乡村教堂，他们用水  
滴在我的脸上的名字  
现在，已不再使用，  
他们可以把它留给我的玩偶，  
我的童年，和那串线轴，  
我——同样——已不再去绕线

以前，受洗礼，不容选择，  
而这一次，我意识到，是天恩——  
眷顾这至上的名字——  
新月落下时——召唤我走向满月——  
存在的全弧，被填满，用的是一个小小的皇冠。

我的第二个头衔——第一个太渺小——  
加冕时——欢叫着——在父亲的怀里——  
一位意识半有半无的皇后——  
但这一次——条件胜任——挺起胸膛  
凭着意志去选择，去摒弃，  
所以我选择，只要王冠一顶——<sup>[1] P508</sup>

诗人借洗礼和圣婚圣事的对比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教堂洗礼的摒弃，颂扬了个人意志的伟大。狄金森认为，在儿时接受洗礼的时候，自己还是个“躺在父亲的胸口”的“意识半有半无的皇后”。洗礼是自己无奈的选择，只是表明父母对宗教的虔诚。那次洗礼只是外在的，不过为她的命名添上了一抹宗教的色彩，但并没有触及她的灵魂，因此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诗人已经长大，与自己心爱的人走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接受加冕以完成自己的完满。两次洗礼，但这次则截然不同。这次洗礼是诗人自觉自愿的选择。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我”获得了妻子的身份和地位，更在于“我”能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意愿实现自我。诗人将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直接对抗宗教的教义和上帝的权威，并最终超越一切宗教的限制，使得在个体的自我意识驱动下所实现的富于人性的选择得到升华，把个人意志提到了与宗教一样甚至高于宗教的地位。

用传统的语言对传统宗教意义进行颠覆，从而表达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只是狄金森玩味圣事的方式之



一。对神性所抱有的这种为人所熟知的、疑虑的甚至是亵渎的姿态对狄金森来说就是神圣的立场,也是她与神性间关系的重要部分。在刻划自己诗人的角色时,狄金森同样圣化了这一立场。换句话说,狄金森不仅重新定义了圣餐,而且创造了圣餐并把它作为不朽的自我提供他人。在第七百七十三首诗中,诗人完美地表达了自我从被排除和剥夺,通过体验而最终成为他人的营养提供者的整个过程:

失去了另一道盛宴,  
我招待自己——  
开始——些许的食物——  
一块不成样的面包——  
但点点添加后已变成——  
如今弥足珍贵的模样  
对我已足够奢侈——  
且勉强填充  
旅鸫的辘辘饥肠——  
红色的香客,我和他——  
从我们的餐桌上留下  
一粒浆果——出于慈爱<sup>②</sup>

诗的第一节以饥渴意象开头。诗中的“我”因为被剥夺盛宴而只能象乞丐一样以“一点可怜的食物”勉强度日。显然上帝是吝啬的:他的盛宴也只是为极少数人准备的。和知更鸟一样,诗人明显不在领圣餐礼者之列。作为圣餐的局外人,我和旅鸫鸟的处境证实了上帝的冷漠和吝啬。既然无法得到上帝的青睐,诗人“我”自然也就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而非上帝的神力去一点点地做大自己的面包。

然而,从第二节起,“我”却以“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的面目出现了。与上帝的盛宴相比,“我”的宴席太寒酸——只能“勉强填充旅鸫的辘辘饥肠”。但是诗人和“红色的香客”却能从他们仅有的那么一点难以为计的食物中“留下一粒浆果”。浆果虽小,但对于饥饿难当的“我”和食量很小的知更鸟来说就算是丰盛的宴席了。“出于慈爱”而留下的这一粒浆果所表现出的诗人的慷慨与爱心与上帝的吝啬和冷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被剥夺的自我也最后发展成为能滋养他人的自给自足的灵魂,也因为担当了与上帝施恩于民同样的职责而被赋予了一样的神性。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不是用上帝的晚餐来作为滋养他人心灵的食物。在“我不能与你一起生活”中,诗人讥讽地把爱人间幸福生活与上帝的晚餐所象征的永恒的生活作了比较,并将圣餐杯戏称为“如同一只怀子/惨遭家庭主妇遗弃/不是嫌古怪——就是怕寒酸——/崭新的名瓷惹人爱——/谁喜欢破坛烂罐——”。很明显,这打破的圣餐杯意象表明:“这旧的象征物,像陈旧的清教教义一样,已经开裂。它无法维持生命,因而只有被替代。”<sup>[10 I 18]</sup>狄金森为此所提供的替代圣餐就是她的诗歌。在自己的诗歌中,诗人创造、

参与并与读者共同分享她的圣餐。因为在诗歌中,她的圣餐可以流芳千古:“只要人类能呼吸,双眼不失明/只要诗行存世间,你就有生命。”<sup>[5]</sup>不朽的诗歌为一代代狄金森的崇拜者创造了不朽的圣餐。

综上所述,狄金森虽身处隐居的孤独中,却能深入到人和上帝之间的存在中探讨信仰的本质。她从对人性和现世的关注出发,抛弃了传统的教义教规的束缚,在诗歌中向基督教的圣事发起挑战。诗人以自然中的包容的、慷慨的圣餐对抗教堂内的排他的、教义性的圣餐,以强烈体现个人意志的婚姻“加冕”对抗剥夺个人意志下的空洞的教堂洗礼,表达了诗人对传统宗教思想的反抗。而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摒弃传统宗教圣事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圣事理论,把自己的诗歌做成不朽的圣餐为后代提供了精神食粮。作为诗人的狄金森也因此成为世俗“圣事”的创造者,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体系,也最终找到了“旋转世界中的一个安宁点”。<sup>[3 I P39]</sup>

注释:

- ①天主教和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圣洗、坚振、告解、圣餐、终傅、神品和婚配。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圣餐和圣洗。
- ②诗歌原文引自 Thomas H. Johnson, ed.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58. 文中未注明的译文为本文作者所译。
- ③原文为“altered air”。“altered”与“altared”(圣坛的,祭坛的)为谐音双关,谐音词的词义与后文中的“圣典”、“圣餐”等呼应,因此加强了夏日的宗教意义。
- ④见雪莱的《西风颂》(I, 16-8)。
- ⑤见莎士比亚的 *Sonnet 18*, 13-14。

参考文献:

- [1] 艾米莉·狄金森. 蒲隆译. 我们无法猜出的谜——狄金森选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 [2] 董爱国. 狄金森的死亡比喻与基督[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3).
- [3] 顾晓辉. 上帝与诗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1).
- [4] Fate, Allen. (ed.) *Six American Poets*[M]. From Emily Dickinson to the Present: An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5.
- [5] Eberwein, Jane donahue.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Calvinist Sacramental Tradition[J]. *ESQ*, 1987(33).
- [6] 艾米莉·狄金森. 江枫译. 狄金森诗选[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7] Chang Yaix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88.
- [8] Paula Bennett. *Emily Dickinson*[M]. Woman Poet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0.
- [9] John B. Pickard. *Emily Dickinson: 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7.
- [10] Yin, Joanna. ‘Arguments of Pearl’: Dickinson’s Response to Puritan Semiology[J]. *The Emily Dickinson Journal*, 1993, (1).

(责任编辑 周运清)